

天津人艺荒诞戏剧《贼在囡途2》即将上演

# 系列喜剧创作 重构生活的笑点与泪点

本报记者 胡春萌

【视点追踪】

十年前,一部名为《贼在囡途1·这个小偷不太冷》的话剧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新鲜的情节、幽默的表达、感人的友情,给津门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随着它在全国展开巡演,无数观众认识了这部佳作。

十年后,12月16日,《贼在囡途》系列原班人马将再度归来,带着一个更加有笑有泪的爱情故事,为观众献上《贼在囡途2》的开幕演出。该剧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制作出品,不仅是北方演艺集团“扶风起飞计划”首批孵化的剧目,还将作为“天津银行·2023海河戏剧节”特邀剧目演出。

《贼在囡途》作为一部系列喜剧,在话剧舞台上并不多见,为什么选择做一部系列喜剧?系列喜剧的创作难点在哪里?日前,记者在彩排现场采访了主创团队。

完成《贼在囡途2》。因此我一直在等待演员的档期,一直没有特别合适的机会。”付晓博介绍说,“之所以时隔十年才再次推出三部曲的第二部,一是因为今年恰逢其时,市场消费持续回暖、文化产业强势复苏,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时间。二是因为北方演艺集团“扶风起飞计划”的扶持和剧院领导及同僚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好的机会。正所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当付晓博重新阅读自己十年前创作的《贼在囡途2》初稿时,却发现时过境迁,老剧本这张“旧船票”已经无法登上今天市场的“客船”了。他用了十天时间,对剧本做了大幅的调整,从人物角色设计、故事架构、情节设置等方面进行重新梳理。

谈到新剧的创作,付晓博表示:“十年前我写剧本时,很多想法不成熟。十年的时间里,剧组的每个人都在成长,演员的演技、阅历和文化修养都在提升。大家读初版剧本时认为剧本的某些地方肤浅或者逻辑不通,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我认为修改后的新剧本故事更合理、节奏更快。这十年间,我积累了戏剧表演、制作和短视频制作的经验,所以我在创作新的剧本时,也考虑到制作环节的问题,比如演出成本的控制、置景的安全性和道具装卸运输的便利性。此外,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贼在囡途2》也能够演出成功,那此后的演出计划,可以将《贼在囡途》的两部戏打包,一起巡演,也为系列喜剧的演出模式做一种新尝试。在创作第一部剧本时,我们是因为‘穷’,总投资只有8万元,所以不得不精简置景;而第二部则是有意为之,不换置景,完全通过剧情和表演推动整部剧,这也是《贼在囡途》系列的一个特色。剧组在排演的过程中,也在反复打磨剧本,我对现在的剧本,还是很有信心的。”

马桐林在《贼在囡途2》中饰演大梅花,在《贼在囡途1》中饰演牛姐,谈到剧本打磨时她

说:“看过《贼在囡途2》初版剧本后,我觉得自己当时那个角色移情别恋得莫名其妙。这种感觉很像现在很多电视剧情节,明明男二那么优秀,女主却偏偏选择各方面都不如男二的男一。在创作时,我会从人物逻辑中找到自己,才能去表演,这个人物的逻辑在我这里是不通的,我无法进入角色。后来编剧重新构思并且创作了新的剧本。拿到新剧本,我一口气就阅读完了,稿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是有联系的,这些行为又层层相扣,推动了故事发展。”

相隔十年

系列喜剧如何吸引新老观众

《贼在囡途2》开票以来,得到了很多观众的支持,记者发稿时,演出场次已经加开至十场,多场次已经售罄。这给正在紧张排演的剧组成员带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更大压力。

《贼在囡途1》《贼在囡途2》创作时间相隔十年,面对不同的戏剧市场环境,创作者如何让系列喜剧同时吸引老观众与新观众呢?

付晓博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十年间,各种戏剧表现形式层出不穷,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我认为对戏剧人和戏剧团队来讲,最重要的是讲好故事。戏剧故事本身是否有趣,观众是否喜欢这个故事,才是戏剧能否留住观众的关键。现在的戏剧市场,潮流变化很快,我们可能无法把握市场风向,但我们能把握的一点是编剧、导演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故事,演员是不是喜欢这个故事里的角色。我们首先要让剧组的人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演员觉得自己的角色很鲜活,剩下的交给时间和市场去检验。”

“十年前,《贼在囡途1》最大的成功点在于我们的真诚能够感染观众。这个对现在的我们来讲也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做的是把《贼在囡途2》



故事情节、符合人物个性。在付晓博看来,喜剧需要一些爆笑台词和夸张的表演,但是这些都应该为剧情和塑造人物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让观众看着不舒服。

付晓博表示,让观众看着不舒服的内容,往往是不合情理的。有时候不合情理的是规定情境下人物的一种反常表现,有时候不合情理的是违反常识的桥段。剧情需要有矛盾冲突,但是这种矛盾冲突要设置得合理,让观众从逻辑上解释得通。我们现在排演的目标是消灭所有不合理的地方。当大家提出疑问或者难点时,作为导演我首先要想办法解决,其次是仔细消化大家提出的建议。因为有些情节或者台词,它在单独的一场戏中是不合理的,但是从全剧的角度看,它又是顺理成章的。对我而言,目前需要谨慎地判断和消化所有意见。

《贼在囡途》系列被很多观众和媒体称为荒诞喜剧,谈及荒诞喜剧的创作难点,付晓博表示:“《贼在囡途》的荒诞在于我们在喜剧表达上做了夸张处理。对于喜剧来说,它可能需要一些跳脱的台词,而这些台词需要基于生活,不能让观众听起来过于复杂。创作者要把这些包袱在故事中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才能够让观众会心一笑。所以怎么能够将笑料堆砌得让观众觉得很滑稽、合情合理,确实需要我们谨慎思考。在有的桥段中,让观众笑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比如一些搞笑台词,可能会使观众大笑,但是放到剧情中,它不符合人物性格,甚至破坏了全剧的风格样式,那么这就是不可取的。戏剧,最终还是要讲好故事。此外,我认为我们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比戏剧更荒诞,泪点与笑点经常同时出现,悲剧与喜剧总是同场上演,所以在剧本创作时,我会把一些生活中的荒诞元素集中起来,重新架构,展现给观众。我不会给自己的创作设置一些荒诞、黑色幽默、正剧、喜剧等内容的条条框框,这些都没有意义。对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观众是否能被台上演员的表演和故事所感染。”

“十年过去了,我对人生、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可能会无意识地把一些感受写进剧本,会把自己的人生表达、人生思考藏在剧本里。如果观众看到了上面的一层内容,看了戏想笑,觉得度过了一段很开心的时光,那对我来讲就足够了。观众能不能看到最底下的一层内容,那个不是我想去刻意追求的。”

谈及对《贼在囡途2》的希望,付晓博表示,如果观众走出剧场后,能说一句“这是个有意思的戏”,我认为这就是对我们剧组的无上褒奖了。如果有机会做《贼在囡途》系列剧的巡演,我希望重新打磨《贼在囡途1》的剧本,做一部青春版的《贼在囡途1》。如果《贼在囡途2》能够演出成功,我们老演员可以继续做《贼在囡途3》,让年轻演员演前两部,以老带新,这样就可以延长这部系列喜剧的寿命,也是一种新的演出尝试。

爆笑段子和夸张表演

是要为剧情和塑造人物服务的

在紧张的排演过程中,《贼在囡途2》剧组不断地对剧情细节和台词进行打磨,让其更加贴合

非遗新传



## 津派花丝制作技艺 校企联合,让老手艺重新闪耀

本报记者 郭晓莹



12月1日,天津理工大学肇人工学院的23名学生在刘虹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津派花丝制作技艺”非遗项目的生产基地,进行全天的参观实践与学习。“津派花丝制作技艺”非遗保护单位负责人刘军在现场制作中为同学们讲解和展演了制作技艺的全过程。这项古老的制作技艺,极大地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震撼了大家的心灵。针对非遗项目“津派花丝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本报记者对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非遗保护单位古鼎世家(天津)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进行了专访。

起,设计制作出更多体现时代特色和天津元素的产品,比如:运用了花丝镶嵌技艺和烧蓝工艺,把“天津之眼”元素融入项链中的“天津印象”;把解放桥和西开教堂的彩色玻璃这两种元素提取到饰品中的“永恒万花筒”;采用花丝镶嵌技艺,把世纪钟元素融入吊坠饰品中的“花丝镶嵌圆满钟”;采用天津风筝为原型,结合花丝和镶嵌工艺,制作成翅膀可以活动的风筝项链和耳环,名为“放纸鸢”。这些创新设计把老工艺和年轻人的现代审美相结合,成为受欢迎并走入市场的非遗创新产品。

记者:目前“津派花丝制作技艺”在传承与发展中人才储备情况如何?作为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负责人,是否采取了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刘军:“津派花丝制作技艺”在传承与创新已经得到了很多学校尤其是大学的积极响应,近年来很多学校都组织学生来生产基地实习、参观、交流,让这些老传统老工艺在学校里得到传扬。这些校外活动,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喜欢上了老传统、老工艺,在学生心中埋下一颗传承非遗的种子。近几年来,我们与各高校联合组织了文创作品征集、大学生文创设计比赛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创新效果。仅在大学生的文创设计比赛中,就涌现出很多创新作品,把古老的技艺和现代化的设计元素结合在一

起,设计制作出更多体现时代特色和天津元素的产品,比如:运用了花丝镶嵌技艺和烧蓝工艺,把“天津之眼”元素融入项链中的“天津印象”;把解放桥和西开教堂的彩色玻璃这两种元素提取到饰品中的“永恒万花筒”;采用花丝镶嵌技艺,把世纪钟元素融入吊坠饰品中的“花丝镶嵌圆满钟”;采用天津风筝为原型,结合花丝和镶嵌工艺,制作成翅膀可以活动的风筝项链和耳环,名为“放纸鸢”。这些创新设计把老工艺和年轻人的现代审美相结合,成为受欢迎并走入市场的非遗创新产品。

记者:目前“津派花丝制作技艺”在传承与发展中人才储备情况如何?作为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负责人,是否采取了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刘军:“津派花丝制作技艺”在传承与创新已经得到了很多学校尤其是大学的积极响应,近年来很多学校都组织学生来生产基地实习、参观、交流,让这些老传统老工艺在学校里得到传扬。这些校外活动,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喜欢上了老传统、老工艺,在学生心中埋下一颗传承非遗的种子。近几年来,我们与各高校联合组织了文创作品征集、大学生文创设计比赛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创新效果。仅在大学生的文创设计比赛中,就涌现出很多创新作品,把古老的技艺和现代化的设计元素结合在一

否遇到困难或问题?如果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军:最近市场不是特别景气,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努力走出自己的困境,比如我们现在用互联网的思维去经营,老手艺人把精美的产品制作出来后,怎么能打开市场?怎么才能做到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我们现在就是通过互联网把产品卖到全国,这一点对我们老企业的市场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现在的订单,基本上都是来自互联网。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与“津派花丝制作技艺”的渊源。

刘军:我母亲当年是天津首饰厂的职工,所以从小我就对这些制作技艺耳濡目染。1979年,我正式进入天津首饰厂上班,由一名学徒工做起,从烧蓝组开始干起。后来,在老天津首饰厂基础上成立了古鼎世家(天津)珠宝有限公司,我开始担任总经理职务。2014

年,古鼎世家等珠宝企业作为发起单位,成立了天津市白银饰品行业协会,我承担起会长的责任,把首饰厂的老手艺人聚起来,继续发扬“津派花丝制作技艺”,将地域性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展现给世人。一个公益组织发起的保护花丝等传统工艺的“稀捍行动”,对我触动很大,现在全国还会花丝、烧蓝的老师傅只有百余人,天津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申请非遗,把“津派花丝制作技艺”这么好的手艺保护下来呢?于是,我召集天津首饰厂这些老手艺人回归,大家都都很支持,把自己收藏的老作品也都捐献了出来。我目前在寻求和艺术院校的新生设计力量相结合,推出跨界产品,用市场的手段,让老工艺重现新生。厂里大量的几十年前的工具、模具、图纸,都被保存得完好如初,我希望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让这些老古董焕发出新的生命。

记者:目前国家支持政策是否给“津派花丝制作技艺”的发展带来了变化?如果有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军:国家政策给我们非遗人搭建了更大更广阔的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津派花丝制作技艺”。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会议和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非遗产品。例如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们也把天津“津派花丝制作技艺”的非遗产品展示给了海内外嘉宾。

记者:您认为非遗项目能够传承发展下去的关键在于什么?

刘军:我认为这个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产品设计、生产、市场这三个要素,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市场在哪里,我们非遗所制作的产品就卖到哪个方向。通过实践与摸索,我的感受是非遗制作产品的市场在互联网。以前,我们就是靠自己的直营店去经营,古文化街、鼓楼都有我们的直营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线下市场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后来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即互联网之路。目前,我们的客户有八成在天津,其他六成则是在全国各地。互联网这个市场是巨大的,每个非遗人都应该在互联网上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全球的人都了解你的项目,都对你的项目感兴趣,那么你的市场也就有啦。我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每个非遗人都应积极拥抱互联网。

一个“脑洞”  
引发系列喜剧

没有炫酷的声光电特效,没有华丽复杂的置景,没有宏大的故事背景;在贯穿整部戏的唯一场景中,几个生活中的小人物,因着一次命运的交集,踏上一段笑料百出的人生“囡途”,演绎了荒诞人生下的五味杂陈,这是记者观看《贼在囡途2》彩排后对该剧的印象,可是为什么作者要选择以“贼”的视角来展开一系列的故事呢?

《贼在囡途》系列作品的制作人、编剧、导演付晓博坦言,这个创意是源于自己的一次“脑洞大开”。十年之前,美剧《神探夏洛克》热播,剧情中,神探进入案发现场后会根据各种蛛丝马迹,对案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分析,讲得逻辑清晰,分析得合情合理,罪犯也符合福尔摩斯的预判。付晓博觉得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特别神奇,但是他突然有了一个设想:如果有一个人分析得头头是道,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结果全都错了,事情完全出乎预料,这就有意思了。

“比如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对着一把锁,分析这把锁的材料、结构,思考如果砸开它会发出多大分贝的声音,为了避免被别人听到需要控制多大力度,紧接着他按照自己的分析实施了行动,可是门不结实,被砸坏了,门把他拍底下了。当时,我脑子里就有了这么一个搞笑的形象,作为一个种子开始生发出了故事。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什么职业身份比较适合这样一个形象,好像‘贼’比较合适,于是沿着这个思路,创作了《贼在囡途》系列的第一部作品《贼在囡途1·这个小偷不太冷》。”

十年前创作《贼在囡途1》的剧本时,付晓博还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想得挺简单的,也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最初他只想能把把这一部剧做好就成,但是随着《贼在囡途1》的成功,他逐渐产生了创作《贼在囡途2》三部曲的构想,用三部曲分别描写友情、爱情与亲情,并且很快就完成了《贼在囡途2》的剧本初稿。

“我不想更换任何演员,希望原班人马来